

# 短视频艰难时刻：B站、秒拍等12款产品遭下架

本报实习记者 唐金燕 陈金  
记者 张靖超 北京报道

因传播低俗、恶搞、荒诞甚至色情、暴力等违法和不良信息，盗

## 夹缝生存

“短视频行业的发展趋势，最终一定会形成寡头，这是互联网世界的规律。”

上述产品中，新近上市的B站与微博旗下的秒拍备受瞩目。虽遭下架处置，B站和秒拍的软件功能在使用上并没有受到影响。

记者发现，通过秒拍官网与微博提供的下载地址仍能顺利下载使用秒拍。同时，在微博上传视频会自动同步到秒拍APP中的作品里。B站则在官网提供二维码，用户可通过手机扫码继续下载APP。

“B站下架和我们这些up主（在B站经常性上传视频的用户被称为‘up主’）没有什么关系。审核在以前就很严了。”一位有近20万名粉丝的B站up主说道。另一名粉丝量达5000人的up主也表示，最

## 产品危局

“游戏虽然是互联网的一大金矿，但是也面临着监管问题。”

秒拍的节节败退，也为商业化进程带来了隐忧。

来自推广公司商企云的客户经理倪超（化名）告诉记者，如秒拍等横屏短视频平台主要会通过信息流的方式，来为广告主进行流量导入，收费主要有CPM（千人展现费用）、CPC（单次点击费用）、CPA（用户发生实践转化的费用），其中CPM和CPC是应用最多的收费标准。

但本就急需流量反哺的秒拍相比之下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变现平台。

“互联网的头部效应明显，如果无法崛起成为头部平台，那么就必须要在垂直领域形成自己的差异化定位。”易观分析师马世聪说。

而以二次元为定位的B站似乎

用篡改他人版权影视作品，炮制推荐“标题党”内容等问题。

近日，监管部门联合约谈哔哩哔哩（以下简称“B站”，NASDAQ：BILI）、秒拍、56视频等16款

近审核较严，但是只要不过分，就不会有大问题。

不过记者发现，上述短视频平台中，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出现了用户量减少等衰弱现象。

以秒拍为例，背靠大股东微博，拥有大量的明星、红人、大V等多数头部创作者。但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依靠明星的加持无法撑起秒拍的影响力，只能让秒拍的生态变成名人明星的秀场，反而给了抖音、快手机会。

据易观提供的数据显示，秒拍2017年9月的1806.1万人次的月活跃数量，到2018年6月骤降到842.1万人次。同期，抖音则从

网络短视频平台的相关负责人，并对其中12款平台做出应用商店下架处置。

对于此次事件，秒拍方面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将积极

2439.9万人次增长到18526.1万人次。

互联网分析师唐欣认为，秒拍过于依赖微博，而微博并非针对短视频而设计，所以秒拍在内容推荐这个核心的运营机制上有很大的劣势。在目前基于大数据推荐算法的机制下，明星的价值已经很大程度上被削弱了，内容本身的质量变得很重要。素人某种程度上更容易激发用户的学习模仿，形成病毒式的社交传播。

值得注意的是，微博也在发展自身的短视频业务。在推出“微博故事”后又在近期推出了独立小视频APP“爱动小视频”，分割了秒拍原

走出了一条有别于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等竞争对手的路径。从2009年成立以来，历经4轮融资后，B站于今年3月登陆纳斯达克。

通过查阅B站的招股书可知，B站在2017年游戏业务收入占总营收的比例为83.4%。

记者从B站方面了解到，占据该公司收入最多的游戏业务，主要分为三类，一类是B站负责运营的游戏，另一类是B站自主研发的游戏，此外还有一类则是B站为之进行引流的其他游戏。

但本报记者于今年8月2日浏览B站的游戏中心时，发现在“精品推荐”中有一款名为《女装妹妹从没见过麻烦》的文字类游戏，记者查询此游戏名称，发现其并无游戏版本号。

据悉，游戏版本号是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同意相关游戏出版上线运营的批准文件。2016年6月2日，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关于游戏出版服务管理的通知》，要求从当年7月1日开始，未经过该总局批准的手游产品不得上线运营。

记者就此问题向B站方面询问。对方表示此游戏并非B站的游戏，而是属于游戏推广业务，并表示暂时无法联系到该游戏的相关人员。但记者发现，在不久后，该游戏从B站游戏中心突然下架。

另外，在其他此类“推广”游戏中，也存在没有版本号的问题，B站的官方客服告诉记者，B站只是提供给用户一个下载渠道。

认真落实相关处罚决定，强化内容机制和编审；全面复查历史内容，对格调低下、恶搞荒诞、暴力血腥、“标题党”等不良影响予以彻底清除；加大审核技术与人员投入，

本在微博上的流量。

可以说，这一早于快手、抖音的短视频产品，正面临着来自内外两面的冲击。

作为秒拍的大股东，微博方面向本报记者表示：“秒拍正按照要求加强整改。微博作为开放社交媒体平台，会继续优化短视频产品功能，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短视频行业的发展趋势，最终一定会形成寡头，这是互联网世界的规律。所以秒拍及其他的腰部乃至尾部平台必须面临在头部企业间的站队，或者面临竞争对手所在阵营的挤压。”电子商务交易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研究员赵振营说。

“游戏虽然是互联网的一大金矿，但是也面临着监管问题。”风云资本创始合伙人侯继勇表示，游戏一直都面临着国家监管，只是缺少一个进行“重拳出击”的导火索，一旦出现重大舆情事件，这个行业可能就会面临很大的打击。

侯继勇表示，2014年处于移动互联网、媒体社交化与二次元文化发展的三个风口，而随后竞争对手的涌入，再加上用户红利的减少，资本开始看淡这一项目，风口也不复存在。他认为，风口之后，B站在商业模式上很不清晰，虽然发展了很多创新模式，但是思路比较混乱。“系统性的站队出现了偏差，那就会造成整个系统上的风险。”他如是说。

建立黑名单制度，对发布违法违规内容的创作者一律永久封停。”

B站方面也向本报记者表示，审核不严的主要原因是人力资源跟不上内容增长，所以此次B站将

## 资本动摇

在资本催化剂下，短视频行业开始野蛮生长，低俗内容、审核不严、违规广告等现象的曝光引起监管部门高度重视。于是从今年第二季度起，整个行业开始了一场自上而下的整治。

记者梳理发现，自今年3月下旬以来，短视频领域已遭遇近10次内容安全事件。

监管政策的收紧也对风险投资机构投资文娱产业带来了影响。同时，牌照、政府资源和流量变现的模式也成为影响投资的主要因素。

在今年之前，短视频行业凭借较高的投资回报率、有想象的商业空间，受到资本市场的青睐。

第三方数据监测机构艾瑞咨询在去年12月发布的《2017年中国短视频行业研究报告》显示，从2014年开始，短视频行业的融资数量开始快速增长，2013年至2017年，分别发生3次、15次、22次、41次和48次融资事件。

在资本催化剂下，短视频行业开始野蛮生长，低俗内容、审核不严、违规广告等现象的曝光引起监管部门高度重视。于是从今年第二季度起，整个行业开始了一场自上而下的整治。

GGV纪源资本政府事务负责人王立栋表示：“从去年年底开始，风险投资机构在文娱业的出手明显谨慎了很多，在文娱业的投资比例明显下降。在具体考察项目的过程中，应关注创业者和公司，对中早期项目及拿牌照的能力和可能性要重点关注，否则项目无法长期

重点扩编审核人员。

本报记者发现，监管压力下，暴露出的不仅是上述企业在内容审核方面的风险漏洞，还有商业化难题。

运行。除了商业考量，还要考虑对方在政府资源的铺垫情况。对以内容、流量变现商业模式的项目考察，要看其合规和内容审查团队的能力，能不能健康持久发展。”

“这是一轮系统性风险。”博大创投董事总经理曹海涛认为，当前的系统性风险主要来自政策法规，且爆发早有预兆。

“文化创意产业属于偏思想领域，从2016年开始，国家的管制逐渐加严，而且在这一年还禁止了跨界并购。强监管是政策风险，一直存在，只不过之前没有深入新经济领域。”曹海涛说，“但我们也应看到，国家对互联网的创新还是比较包容的，比如共享单车。而且态度明显，先鼓励，一两年后问题暴露，进入严监管。因为这种顺序，最后出现的监管都是偏内容的政策限制。”

人人视频联合创始人苗昊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则表示：“对于内容平台来说，需要将更多心思放在内容是否合规上，至少不应该去碰‘红线’。此次各部委联合执法加强对视频网站的监管审核力度，对于内容平台并非坏事。很多‘标题党’内容博眼球、抓流量的成分居多，而这些内容并不是优质内容，通过整改能够使更多真正优质的内容发展为头部内容。”

# 共祭英烈 今日头条发起寻找革命烈士后人项目

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传统。近日，今日头条联合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广播电视部和中国军视网，启动“红色血脉——寻找革命烈士后人”公益计划，依托今日头条的“头条寻人”平台，为与后人失散的革命烈士寻找后人。

在计划启动仪式现场，作为发起方之一的今日头条邀请到了肖永贵、杨裕富、陈自刚（岗）、花其兰这四位革命烈士的后人，讲述先辈们埋骨他乡背后的英勇革命事迹，以及四个革命烈士后人家各自寻找先烈安眠之地的故事。据介绍，这四位烈士都安葬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烈士红军陵园；也都是通过“头条寻人”平台，为四位烈士找到了失散长达80多年的后人。

“我们家足足找了85年了，终于找到了！爷爷和父亲的心愿终于实现了！”在现场交流环节，革命烈士肖永贵的曾孙肖琳难掩激动之情。据他介绍，他的家乡河南新县涌现出了一大批革命先烈，有5.5万英雄儿女为中国的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村村有烈士，户户有红军”。肖永贵烈士在1933年5月26日“反三路围攻”空山坝战役作战中英勇牺牲。但直到1954年收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解放部颁发的证书时，家人才知道曾祖父牺牲了。

谈及革命先辈的英勇牺牲，肖琳感慨万千：“第一个是崇敬，第二个是感恩。昨天我们来通江县的路上，一路上交通顺畅，很快就到了。但想当年先烈们千里迢迢在大巴山行军，自然条件异常艰苦，后有敌军狙击，而他们英勇顽强地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他们的事迹永远值得我们去敬仰和铭记。”

杨裕富烈士同样出身于河南，他的侄孙杨军也在现场讲述了烈士先人的革命历程。杨裕富烈士在



肖永贵烈士曾孙肖琳（左二）、杨裕富烈士侄孙杨军（左三）、陈自刚（岗）烈士侄孙陈军（左四）、花其兰烈士侄孙花少东（右三）、首都互联网协会党委党建指导员马宏雁（右二）及王雅梅（右一）

1929年和他的两位兄弟一起参加了革命队伍，随后来到四川，在大面山战役中英勇牺牲。

对于找到先辈埋骨的地方，杨军在活动现场激动之情：“感谢‘头条寻人’，让我们在烈士牺牲80多年后，终于能亲自吊唁我的大爷爷。革命先辈们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自身价值，我为他们深深地感到自豪！”他表示，作为烈士后人，不仅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无愧于先烈，还要把红色基因继续传承下去，向下一代人讲好红军故事。

另一位在大面山战役中光荣牺牲的烈士还有陈自刚（岗）。据他的侄孙陈军讲述，陈自刚烈士当时是一个独立团的团长，他的作战任

务是要拿下一个大面山的山头。战事非常焦灼，一直没有打下。陈自刚烈士这时坚持骑着战马向前。经过2个小时激烈战斗，他终于完成了占据山头的任务。但在收拾战场的时候，陈自刚烈士没有留意到一个苟延残喘的敌军军官。敌人在他背后放了冷枪，致使陈自刚烈士因流血过多而牺牲。当时他只有23岁。

“大爷爷牺牲前，还没有成家，家里也只有一张他的烈士证，人也不知埋在哪里。”如今，终于找到先人墓碑的陈军，在介绍大爷爷为革命事业而战斗牺牲的经历时，感到无尚的光荣与自豪，他坦言，找到烈士亲人是全家几代人的梦想，而

革命烈士陵园竖立的个个墓碑，以及“寻找革命烈士后人”计划的推动，让他感受到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始终在铭记那些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英勇牺牲的先烈们。

烈士花其兰是这四位革命烈士中唯一的安徽籍。据他的后人花少东讲述，当时家里受到恶霸的欺负，花其兰烈士愤而投身革命。之后只回家过一次，毅然跟随革命队伍入川，继续战斗在第一线，直到为中国的解放事业流尽最后一滴鲜血。

在上午的启动仪式结束后，四位革命烈士的后人与“头条寻人”项目负责人员一道，祭拜长眠于此的革命先人。花其兰烈士侄孙花少

东将准备好的一杯家乡水和一包家乡土，洒在烈士的墓碑旁，让他感受下故乡的水土，告慰英灵。“这次参加活动，我把故乡的水和土带来了，是准备下午的时候撒在先辈的墓碑旁边。另外，我还要把先辈墓碑旁的土带回去一些，放在太奶奶的墓碑旁边。虽然先辈为革命牺牲埋骨他乡，但我要带他魂归故里。”花少东说。

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广播电视部副总编辑许家明在启动仪式上表示，“红色血脉——寻找革命烈士后人”计划的意义，不仅在于能够帮助革命烈士后人，找到自己为国捐躯的先辈的安葬地，更在于这种寻找的过程本身就是一场全

国范围的革命传统教育。

首都互联网协会党委党建指导员王雅梅表示，在现场听完几位烈士后人讲述革命烈士投身革命、为民捐躯的英雄事迹后，深受革命精神所鼓舞。她指出，今日头条坚守和牢记自身的使命和社会责任，能够依托地理位置推荐技术提供这样一个寻找烈士的平台，充分体现了今日头条传递正能量、传承红色基因、传播革命传统以及对社会勇于担当的企业精神。

目前，“红色血脉——寻找革命烈士后人”计划正在全国推进，今日头条表示，希望与更多的烈士陵园和各地媒体深入合作，帮助更多烈士找到后人。